根夲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四 貴 殊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一門第四子攝頌之餘

尒時佛在廣嚴城於此城中有栗姑
毗子名曰善賢性無誑諂質直為行
毎於日日敬礼世尊後於異時欲詣
佛所實力子苾芻與友地苾芻於世
世中常為怨對時友地二苾芻人間
遊歷至廣嚴城忽於路次逢見善賢
問言善賢汝向何處報言聖者欲往
礼佛彼二報曰至世尊所語為奉獻
汝今頗有勝妙語言奉世尊不荅曰
我無報言善賢汝至佛所作如是語
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法身與
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波羅市
迦世尊聞已必大歡喜善賢聞已往
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立白言世
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
法身与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
波羅市迦作是語已辭佛而去佛告
諸苾芻彼栗姑毗子妄為謗毀應可
為作覆鉢羯磨若更有餘如此流類

亦應同與敷座席鳴揵稚先言告已
次衆皆集令一苾芻作單白已次作羯磨

諸苾芻彼栗姑毗子妄為謗毀應可
為作覆鉢羯磨若更有餘如此流類
亦應同與敷座席鳴揵稚先言告已
次衆皆集令一苾芻作單白已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以無
根波羅市迦法謗實力子清淨苾芻
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
為善賢作覆鉢羯磨白如是羯磨准
若僧伽為作覆鉢羯磨已苾芻不往
其家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
說法佛告阿難陀汝今可往善賢住
處報言僧伽為汝已作覆鉢羯磨時
阿難陀敬受佛教詣善賢所于時善
賢有緣出外阿難陀問其婦曰善賢
何在答言聖者有緣須出問曰因何
事故須見善賢答言應知僧伽已為
汝家作覆鉢羯磨問言大德云何名
為覆鉢羯磨答曰若有人家僧伽為
作覆鉢羯磨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
設往不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
女人言大德准此即是聖衆為我隨
籌立制作不往還事我有何過為作
覆鉢答言汝夫善賢曾謗佛所作如
是言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
法身為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
波羅市迦其婦聞已即便入室尊者
出去于時善賢事了還家妻曰君今

是言苾芻實力子無有羞恥所行非
法身為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三丈
波羅市迦其婦聞已即便入室尊者
出去于時善賢事了還家妻曰君今
知不聖衆為君作覆鉢羯磨荅曰善哉
覆鉢極好覆鉢妻曰君頗解此覆鉢
義不荅言不解妻曰若被聖衆為作
覆鉢者諸苾芻衆不往其家設往不
應就座不受飲食不為說法君頗曾
見實力子苾芻與我獨在屏處行非
法耶荅言不見尒今宜往礼謝大師
若大慈尊見怒者善如不容捨勿入
宅中善賢聞已心生慟怖尋詣佛所
礼佛足已合掌叩地白言世尊我有
常願旦澡漱已行礼大師我於中路
見友地二苾芻彼問我言汝向何處
我便報曰欲往佛所親為礼敬彼言
汝往佛所頗有善語奉獻佛不我荅
言無彼教我言至佛所已當作是言
世尊實力子苾芻無有羞恥所行非
法身與我妻共行婬欲作不淨行犯
波羅市迦彼二所教為傳其語我有
何過尒時世尊告諸苾芻善賢謗毀
无非自心應與善賢作仰鉢羯磨更
有餘類如是應作敷座席鳴揵稚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十三　第四丈　朱
白巳周大衆皆集令彼善賢於上座

有餘類如是應作敷座席鳴揵稚言
白已周大眾皆集令彼善賢於上座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 珠
前蹲居合掌作如是言大德僧伽聽
我善賢由惡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
法謗實力子由是因緣僧伽爲我作
覆鉢羯磨我今從衆乞作仰鉢唯
願大德僧伽爲我仰鉢慈愍故如是
三說即遣善賢向見處不聞處合掌
而立令一苾芻作單白羯磨
大德僧伽聽彼栗姑毗子善賢由惡
知識所誑惑故以不實法謗具壽實
力子僧伽爲彼作覆鉢彼善賢今
從僧伽乞作仰鉢若僧伽時至聽者
僧伽應許僧伽今爲善賢作仰鉢羯
磨白如是
若僧伽爲作仰鉢羯磨已時諸苾芻
應往其舍就座而坐受其飲食并爲
說法
第一門第五子攝頌曰
生支面如鏡　不為歌舞樂　許作歌詠聲
用鉢有四種
緣在室羅伐城時有苾芻專修寂定
跏趺而坐生支遂起復於異時次行
乞食食事既了收衣鉢洗足已於一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 珠
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前生支復起

踐跡而生生支遂起復於異時次行乞食食事既了收衣鉢洗足已於一樹下端居靜思作意現前生支復起既被欲惱倍發瞋心即出其根安在石上更以石打遂便損壞生大苦惱不能堪忍作如是念我遭大苦痛逼燒心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介時遍覺遥鑒憂懷尋至彼邊問言苾芻汝作何事即便具白佛言汝豈不聞我教苾芻染欲生時作不淨觀屏息婬情何故汝今愚癡之人應合打此翻更打餘苾芻聞已慙耻而默佛因此事告諸苾芻豈我先時不為汝說若染欲心起時應修不淨觀若瞋恚心起時應修慈悲觀若愚癡心起應修十二因緣觀若應修不修應打不打而更打餘者得越法罪

於此城中有一長者娶妻未久誕生一息顏貌端正人所樂觀養育隨情漸至成立於佛法律而為出家遇有他緣辭遊多林人間遊歷未久之頃面上生癰就不善醫師以為救療彼以針刺其口便咼遊歷事周還歸給孤故時知友皆不柾承不為安慰問言大德豈不識我耶報言具壽我忘相識汝是何人彼便具報往日之事

苾故時知苾皆不存不為安隱問
言大德豈不識我耶報言具壽我忘
相識汝是何人彼便具報往日之事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卅四 第六丈 珠
我名某甲主人怯曰汝昔面首端正
以何緣故今見咼衰即便具答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凡人護面如護明鏡
不應輒使無識醫人而行針刺若使
作者得越法罪如佛所言不令無識
醫人為授療者時有苾芻頭面熱悶
欲於額上刺去熱血無上醫可求佛
言必無上醫可使中醫刺去其血於
此城中有二朋黨一是興易人二是
婆羅門其興易人於歌舞事勝婆羅
門其婆羅門於鬪戰事勝興易者後
於異時婆羅門朋共相謂曰彼興易
人歌舞勝我我以鬪戰常勝彼朋作
何方便我以歌舞亦勝於彼有人議
曰若欲勝者我等宜應習歌舞事復
有議曰此成好事令我於誰學其歌
舞復有議曰聖者六衆善閑音樂至
於歌舞尤勝餘人我等可就親受其
業然彼多貪性愛財貨其有所須者我
等供給作此議已即便共往六衆之
處敬礼足已請言大德願降慈悲教
我歌舞六衆報曰若有餅果之直相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卅四 第七丈 珠
供給者我當教汝彼聞其告常奉餅

我歌舞六衆報曰若有餅果之直相
供給者我當教汝彼聞其告常奉餅

直遂教歌舞既善學已於聚會時便
以戰法勝興易人復作歌舞亦還得
勝彼便告曰昔来我等歌舞勝君君
於我等鬪戰為勝如何今日兩事俱
强此有何故荅曰我於歌舞用功習
學問曰誰復相教荅曰聖者六衆慈
悲教我諸婆羅門聞是説已共生嫌
賤沙門釋子作掉舉法歌舞戲具教
諸俗人苾芻以縁白佛佛言因作歌
舞有如是過苾芻不應習學歌舞作
者得越法罪世尊不許習歌舞事時
婆羅門忘其歌舞詣六衆處求重溫
習時彼報言世尊制戒不許歌舞婆
羅門曰若如是者可去屏除六衆報
曰我為屏除即便詣彼攝除所有歌
舞之具後時集會婆羅門歌舞之事
不如彼朋諸婆羅門咸生譏毀沙門
釋子深相損辱令我不如苾芻以縁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攝除他人歌舞
之具若攝除者得越法罪時婆羅門
復詣六衆報言教我戲樂六衆不許
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願暫去於彼

現身我當得勝六衆即去既往現身

復詣六衆報言教我戲樂六衆不許
報言聖者若不能教但願暫去於彼

現身我當得勝六衆即去既往現身
彼與易人見便羞耻不能作樂便生
譏議沙門釋子於歌舞處来現其身
佛言苾芻不應往彼歌舞之處故現
其身若苾芻身作歌舞及以諷詠或
復教人或自叔攝或復現身皆越法
罪（下是尊者善和因緣）
尒時憍閃毗有一長者名曰大善稟
性柔和其婦懐妊尊者舍利子知彼
腹胎終將受化獲勝上果因至其宅
時彼長者素有信心求受歸戒從是
已後數至其宅曾於一時尊者獨行
更無侍從至長者處問曰大德何因
獨無侍從荅言賢首豈當令我於草
藂内得侍者乎於仁等處方可獲得
將為侍者荅言聖者若如是者我婦
妊娠若生男子當尚大德以為侍從
報言賢首願兒無病便捨而去其長
者婦經八九月誕一男兒形貌羸瘦
其聲和雅滿三七日已召集宗親為
設歡會其父抱子從衆乞字衆人議
曰此兒形貌羸瘦音聲和雅復是長
者大善之息應與此子名曰善和後

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

曰此兒形貌羸瘦音聲和雅復是長
者大善之息應與此子名曰善和後

漸長大以至童年時尊者舍利子於
小食時著衣持鉢入憍閃毗城次第
乞食至大善家長者見已遂唱善来
合掌礼足便取其鉢威滿勝上餅果
飲食持以奉上善和童子觀聖者面
尊者現相令長者憶長者即便告其
子曰汝在母腹未誕之辰我已將汝
施與尊者而為弟子汝今宜可隨尊
者去童子乃是最後生人易為捨俗
即隨尊者至其住處尊者便與出家
後受圓具如法開解遂即策勤苦行
無倦斷諸煩惱得阿羅漢果是時善
和苾芻作吟諷聲讚誦經法其音清
亮上徹梵天時有無數衆生聞其聲
者悉皆種植解脫分善根乃至傍生
禀識之類聞彼聲者無不攝耳聽其
妙音尒時世尊因大衆集普告之曰
汝等苾芻於我法中所有聲聞弟子
音聲美妙善和苾芻最為第一由其
演暢音韻和雅能令聞者發歡喜心
未離欲苾芻咸廢己業於日日中聽
其讚誦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
乘白蓮花象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

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

其讚誦後於異時憍薩羅勝光大王
乘白蓮花象與諸從者於後夜時有

事出城須詣餘處善和苾芻於逝多
林內高聲誦經于時象王聞音愛樂
屬耳而聽不肯前行御者即便推鈎
振足象終不動王告御者曰可令象
行荅言大王盡力駈前不肯移足未
知此象意欲何之王曰放隨意去彼
即縱鈎便之給苑於寺門外攝耳聽
聲善和苾芻誦經既了便說四頌而
發願言

天阿蘇羅藥叉等　來聽法者應至心
擁護佛法使長存　各各勤行世尊教
諸有聽徒來至此　或在地上或居空
常於人世起慈心　晝夜自身依法住
願諸世界常安隱　無邊福智益羣生
所有罪業並銷除　遠離衆苦歸圓寂
恒用戒香塗瑩體　常持定服以資身
菩提妙花遍莊嚴　隨所住處常安樂

時彼象王聞斯頌已知其經畢即便
搖耳舉足而行任彼駈馳隨鈎而去
王問御者曰何故此象今隨意行御
人荅曰未知寺內是何聖者美妙音
聲諷誦經典象聞生愛遂不肯行王
曰若如是者宜可迴象就訪彼尊我

願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

日若如是者宜可迴爲就訪彼尊我
願親將上衣奉施可於明日當詣彼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六張　殊
城御者即便奉命迴爲未至舊居時
勝鬘夫人佐王來逮請問所由王以
上緣具答其事報言夫人可與上疊
我欲親往奉彼經師勝鬘夫人便作
是念豈非聖者善和以美妙音聲諷
誦經典然彼尊者容儀醜陋令我大
王性愛瓌偉如其見者不滿王心若
起慢情悔前敬重可設方便勿令親
往白言大王可往彼城我當持疊奉
施尊者答言夫人任將餘疊豈由此
物憍薩羅城遂便貧乏夫人默尔王
乃持上妙疊詣逝多林時具壽阿難
隨於寺門前經行遊履王既見已即
便下爲礼尊者足問言大德是何尊
者今日晨朝諷誦經法答言大王何
故須問大德我欲持衣躬親奉施尊
者念日具壽善和音聲美妙諷誦經
法雅韻超羣然其容儀非常醜陋令
者大王性愛姸雅若其見者當生鄙
恥起不敬心可設方便勿令親往白
言大王衣可與我我爲奉施答言大
德世尊讚歎自手持施最爲第一是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　第十七張　殊
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在晝

德世尊讚歎自手持施最為第一是
故我今欲自持與時具壽善和往晝

日遊處於一樹下跏趺而坐時阿難
陁引王至彼白言大王樹下坐人即
妙聲尊者王進祇揖見其貌醜便生
輕鄙息敬信心迴首低眉攝衣而去
善和見王如是即說頌曰
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　愛染亂彼心
不能當見我　若人但知內　而不見於外
於內而求果　此為聲所迷　若人但知外
而不見於內　於外而求果　此亦聲所迷
若人不知內　亦復不見外　凡夫皆被障
此亦聲所迷　若人善知內　得善見於外
智者當出離　此不為聲迷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請世尊曰以何
因緣善和苾芻其形醜陋言音和雅
於佛法中出家修行斷盡諸漏得阿
羅漢果世尊告曰善和苾芻曾所作
業還須自受廣說乃至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汝等應聽乃往
古昔此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有拘
留孫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時彼世

尊所有佛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
涅槃界時彼國主名曰無憂供養世

留孫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時彼世
尊所有佛事悉皆圓滿入無餘依妙

涅槃界時彼國主名曰無憂供養世
尊遺餘舍利造窣堵波周圓一踰繕
那高半踰繕那令人守當漸次修造
其人信心意樂賢善悲愍營作不生
勞倦時有作人見窣堵波其量高大
遂生嫌慢作如是語告同伴曰王令
造此大窣堵波多費人功何日成就
守人報曰汝不能作隨意當去因何
輒出嫌慢之言彼默無對其守當人
欲驅令出彼便求謝還依舊作塔猶
未了復生嫌慢守人與杖驅之令出
更還懺謝遣復本功乃至塔成觀者
忘倦百千衆生悉皆歡喜嫌者見已
便自悔恨我於往時所為不喜見塔
高大作輕慢言我今宜可辦其供養
即以此來所得雇直造妙金鈴懸在
塔上汝等應知彼傭力人即善和是
由於塔處生嫌慢心令獲人身其形
醜陋由奉金鈴言音和雅能令聽者
無不歡悦
時諸苾芻猶有疑念重白佛言大德
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諷誦

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

善和苾芻先作何業由彼業力諷誦

經法聲徹梵天世尊告曰汝等苾芻
應聽其事於往昔時人壽二万歲有
迦攝波佛出現世間十号具足在婆
羅痆斯國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城林
中間有香果樹能鳴之鳥託此而居
時迦攝波佛執持衣鉢於小食時入
城乞食在樹邊過是時彼鳥見佛世
尊容儀端正儼若金山遂即嚶嚶出
妙音響繞佛三匝還隱林中如是日
日見佛行過繞佛哀鳴還向枝間歡
喜而住忽於他日被鷹所搏命終之
後生大婆羅門家從是以来更不託
生下惡之類乃至今日所生之處感
得好聲響徹梵天令人愛樂汝等苾
芻如是應知彼能鳴鳥即是善和時
諸苾芻更復有疑請世尊曰大德善
和苾芻曾作何業由彼業力於佛弟
子音聲美妙最為第一世尊告曰善
和苾芻由發願力感得斯報作何發
願於迦攝波佛時善和出家其本師
主於迦攝波佛諸弟子中唱導諷誦
稱為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
年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終時

作如是願我於迦攝波佛聖教之中

穢為第一然其善和始自出家終至
年邁雖修梵行無所證獲臨命終時

作如是願我於迦攝波佛聖教之中
出家修行竟無所獲願我以此勝因
於迦攝波佛所授記者於未來世人
壽百歲有佛出現号釋迦牟尼應正
等覺我於彼教而得出家斷除煩惑
得阿羅漢果如我親教師於佛法中
讃誦弟子説為第一我亦如是從彼
出家唱導人中稱為第一由彼願力
於我法中出家修行於弟子中唱導
之師説為第一汝等苾芻應知往業
若純黑者得純黑報若純白者得純
白報若雜業者得雜業報汝等應可
弃純黑雜業修純白業如餘廣説
縁處同前時諸苾芻誦經之時不閑
聲韻隨句而説猶如寫葉置之異器
彼諸外道諷誦經典作吟詠聲給孤
獨長者日日常往礼覲世尊於其路
側聞諸外道誦經之聲作如是念此
諸外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
典作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
閑聲韻逐句隨文猶如寫菓置之異
器此是我事當白大師既至佛所礼
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尊彼諸外

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

路山是我事當白大臣即至佛所礼
雙足已退坐一面白言世尊彼諸外
道於惡法律而為出家諷誦經典作

吟詠聲音詞可愛我諸聖者不閑聲
韻逐句隨文猶如寫棗置之異器若
佛世尊慈悲許者聽諸聖衆作吟詠
聲而誦經典世尊意許黙然無説長
者見佛黙然許已礼佛而去佛告諸
苾芻從今已往我聽汝等作吟詠聲
而誦經法佛聽許已諸苾芻衆作吟
詠聲而誦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
亦皆如是給孤長者因入寺中見合
寺僧音聲喧雜白言聖者今此伽藍
先為法宇今日變作乾闥婆城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作吟
詠聲誦諸經法及以讀經請教白事
皆不應作然有二事作吟詠聲一謂
讃大師徳二謂誦三啓經餘皆不合
佛許二事作吟詠聲讃佛徳誦三啓
有一少年苾芻作二事時不解吟詠
但知直説如寫棗聲諸苾芻曰佛許
二事作吟詠聲如何不作荅曰我先
不解苾芻白佛佛言應學佛遣學時
苾芻隨在房中廊下門屋堂殿悉皆
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譏嫌

白言聖者乾闥婆城未能捨弃復往

學習吟詠之聲長者入見同上譏嫌
白言聖者乾闥婆城未能捨弃復往
白佛佛言應在屏處學吟詠聲勿居
顯露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苾芻於鉢袋中立抽
出鉢苾芻告曰具壽勿立抽鉢荅言
何過報曰墮地損壞豈非過耶彼便
默然以緣白佛佛言苾芻不應立取
其鉢若內袋中若洗若曝皆不應違
者得越法罪

第一門第六子攝頌曰

蹈衣并諸帒　褥及於坐具有緣離三衣

六種心念法

佛在江猪山恐畏之處施鹿林中菩
提王子請佛及僧於妙花樓感設供
養於此樓上處處皆敷朝霞上疊于
時世尊既至彼已見其衣疊不以足
蹋時諸苾芻亦不敢蹋菩提王子白
言世尊唯願世尊慈悲蹈過佛不為
履王子見已即攝敷衣佛方前進外
道聞已作如是語沙門喬荅摩未堪
供養王子數疊不敢履之佛知是已
告諸苾芻若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
士於道路處敷上妙衣請苾芻曰願
降慈悲為踐蹈者欲伏外道我慢心
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為履蹈勿生疑惑

告諸苾芻若有信心婆羅門長者居
士於道路處敷上妙衣請苾芻曰願
降慈悲為踐蹈者欲伏外道我慢心
故作諸行無常想而為履蹈勿生疑慮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手擎鉢去在路
脚跌鉢墮遂破因斯闕事以緣白佛
佛言苾芻不應手擎其鉢便以衣角
裹鉢而去廢闕同前佛言應作鉢袋
盛去苾芻手攜勞搯過如上佛言不應
手持而去應可作襻掛膊持行若異
此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苾芻以商旅為伴人
間遊行於行伴中有婆羅門忽染時
患詣醫人所我有如是痛仁為處方
荅言此病可服訶梨勒必當得差報
言涉路無處可求醫曰沙門釋子善
閑諸藥從彼求覓必當見惠時彼即
便詣苾芻所問言聖者有訶梨勒不
荅言我有用此何為報言我身有病
醫遣服之有時見惠苾芻對彼開鉢
袋中覓訶梨勒先出鉗刀次抽皮片
并諸雜藥淨穢交雜時婆羅門見其
雜惡報言聖者仁等苾芻能作如是
不清潔事我寧身死不服斯藥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應畜三種袋一
者鉢袋二者藥袋三者雜袋時諸苾
芻齊安三襻置之掖下即便旁出失

不清潔事我寧身死不服斯藥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苾芻應畜三種𢂁一
者鉢𢂁二者藥𢂁三者雜𢂁時諸苾
芻齊安三襻置之腋下即便傍出衣
下外現不信俗人見已譏笑報言聖
者豈可腋下挾鼓而行苾芻以緣白
佛佛言三襻不應齊著應次第安長
短長短相稱便安紐襻令身有損佛
言應須闊作於內安氈以線絡之勿
令卷縮若異此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四